

弘治中兴十八年

大明王朝的 复兴

张钦——著

真正的盛世不是开疆拓土
而是天下大治

中国历史上励精图治的帝王典范
儒家理想中的传奇君王

他，既非雄主，亦非弱君，却创造了一个让无数文人名臣
称赞的辉煌时代，赢得史书鲜亮的一笔。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大明王朝的 复兴



弘治中兴十八年

张 颖
◎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明王朝的复兴: 弘治中兴十八年 / 张嵒著. --
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5
ISBN 978-7-201-13300-3

I. ①大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明代 - 通俗
读物 IV. ①K248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0404 号

大明王朝的复兴: 弘治中兴十八年

DA MING WANG CHAO DE FU XING: HONG ZHI ZHONG XING SHI BA NIAN

张嵒 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3.com

责任编辑 章 赅
封面设计 王 鑫

制版印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214 千字
版次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目 录

第一章 阴谋与爱情：明孝宗朱祐樞的太子之路

- 一 慵懒帝国的无为而治：明朝天顺年到成化年的
政治景象 /005
- 二 父债子还：明宪宗成化朝的希望与荒唐 /017
- 三 童年——在人间——我的大学：明孝宗朱祐樞的
成长笔记 /036
- 四 红与黑：成化朝忠奸善恶风云录 /053

第二章 弘治鼎革：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

- 一 宽容与决绝：弘治皇帝对前朝弄臣的清洗 /078
- 二 中兴三老臣：王恕、马文升、刘大夏 /093

- 三 言官斗阁老：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 /116
- 四 治河、整军、疏政：弘治朝的三大改造 /136
- 五 大明最强内阁：弘治朝的阁老们 /167

第三章 金戈铁马：弘治朝征战录

- 一 哈密风云：弘治朝哈密争夺战 /201
- 二 达延汗的“反明复元梦”：鞑靼的重新坐大 /221
- 三 红脸还是白脸：大明名将王越的沉浮人生 /227
- 四 德才兼具老廉颇：清官陈寿的戎马生涯 /239
- 五 “外行领导内行”的奇迹：“外行”名将
王轼的沙场人生 /247
- 六 最后的长城：秦纘 /256

第四章 百花争艳：弘治朝的政治与民生

- 一 仁君的烦恼：弘治皇帝与文官集团的“君臣斗” /265
- 二 民为国之本：弘治朝的与民休息 /274

- 三 铁肩担道义：弘治朝清官群星谱 /277
- 四 百花齐放争相鸣：弘治时代的文学群星们 /284
- 五 生逢盛世未逢时：大才子唐伯虎的科场舞弊案 /290
- 六 太平年代的幸福生活：弘治朝的顶峰时代 /293

第五章 盛世下的阴影：弘治朝盛极而衰的危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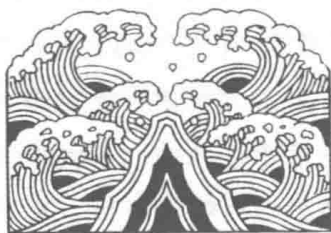
- 一 好男人和好皇帝的抉择：张皇后和她的外戚家族 /297
- 二 官场斗：文官集团与宦官的斗争 /300
- 三 边声急：弘治朝后期潜伏的边患 /303
- 四 玩物不丧志：弘治皇帝对宗教的痴迷 /305
- 五 天灾？人祸？：弘治十七年的危机局面 /308
- 六 亡羊补牢：弘治皇帝的悔悟与离开 /310

第一章



阴谋与爱情

明孝宗朱祐樞的太子之路



在讲故事之前，请允许我先打一个比方。

假如，你生在一个农家，有一大片庄园、几十亩良田、上百口子人，宗族繁茂，人丁兴旺，家产丰厚。你父亲过世了，你以长子的身份继承了这份家产，成为这个家族的领导者，照着电影《少爷的磨难》里陈佩斯一句流着口水的话问：这么多钱，全是我的了？

没错，全是你的了。

那年，你只有十八岁。或许好多人听到这里也开始流口水了，十八岁，就继承了这么大一产业，用不着四处投简历找生计，也不用埋在高中课堂的题海中头悬梁、锥刺股，更不必在单位里当小弟、马仔，战战兢兢地瞧着领导大哥的脸色行事。十八岁的年纪，就已是家产万贯，独掌大权，呼风唤雨，吃喝不愁不说，想砍谁想整谁，使个眼色就有人抢着替你办，看上的女人，欢喜谁就要谁。这日子，想想都爽，咋能不流口水？

且慢艳羡，话还没说完呢。

家业是大，可打从你爷爷那辈算起，攒下的麻烦也不少。

先是财产问题，你爷爷和你爸爸那两代折腾得太厉害，到了你这辈，账上已没多少余钱了。钱不多，用钱的地方可不少，种地打粮、维持祖产、看家护院防贼防盗，还有家丁、奴仆、管家的工资，再算上家里的亲戚还有你自己老婆孩子的日常生活开销，一大堆人的吃饭穿衣问题，样样都得从你手上一分一厘地抠钱，家大业大？真过起日子来紧巴巴的呢。没钱，咋办？

日子寒酸也就算了，可自你爷爷那辈开始，用人办事就像患了白内障，好不容易有几个能办事的管家助手全都被开除了，剩下的全是些奸诈小人，除了逢迎拍马，就是成天想着刮家里的油水，办起正事来啥都不会。你会说，那不简单，治他们不就完了？

简单？这帮人全都是老油条，心机狡诈不说，相互还勾连一气，上

上下下全是他们的亲信，你明知道他们成天里吃拿卡要挖家里的墙脚，却一点儿把柄都捏不住。辛苦到头的土地收成，你得不到多少钱，全便宜了这帮孙子了。咋办？

老天爷也和你过不去，这几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水。种地，说到底就是靠天吃饭嘛，可要么大雨要么毒太阳的一闹，一年的收成就泡汤白干了。你不干？佃农们还不干呢，本来就被你的那些管家们欺负够了，连老天爷都欺负人，还不都造了你的反？从你爷爷到你爸爸，那些佃农们就没消停过，不是这边罢工不干，就是那边要夺你的权，摁下葫芦起来瓢，咋办？

家里的事就够乱了，外面的事，才真叫麻烦呢。

你家的西边和北边都有一大群土匪，本来你老祖宗是条好汉，派人把他们修理消停了。可你老祖宗一死，他们又开始闹腾了，隔三岔五地都要光顾你家几回，不是抢你的粮食，就是杀你的人。打他们？你爷爷当初是想打他们，带人出去扫荡了一圈，不但没管用，连你爷爷本人都被人家绑了票。到了你这辈儿，你养的那些护院家丁老的老、病的病，打得过这些刀头舔血的亡命徒吗？连你家的围墙都年久失修，东一块补丁，西一块缺口，挡得住吗？

更要命的是，西边的土匪还好，从你家地面刮点儿油水就算了。北边的土匪还是一群有理想的土匪，成天惦记着你家的良田，恨不得有一天全占了去。你在他们的眼里是一大块滚着油的肥肉，他们匍匐在你家的北边，仿佛一群望着肥肉流口水的饿狼。

赶不走又打不过，咋办？

说了这么多的“咋办”，你还羡慕吗？这不是一笔财产，而是一大堆麻烦。

里面日子过得惨淡，外面还有一大堆土匪惦记着，这就是你继承这份家业的结果。一家之主的威风是权力，可解决这些麻烦却是你的义务，你咋办？

且让我们把这个农庄的规模扩大一万倍，变成一个国家，你的身份也随着扩大了一万倍，从户主变成了皇帝，自然这些麻烦也跟着扩大了

一万倍。唯独没扩大的是你的年龄，虽然叫着“万岁”，却实在只有十八岁。这么多的麻烦，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来。你咋办？

好多人也许会说，我不干了还不行吗？我还是老老实实找工作投简历做马仔好好学习去，谁爱干谁干，麻烦！

是啊，你可以选择，有人却不能选择，比如明孝宗朱祐樘。1487年，他继承明朝帝位，次年改元弘治，他接下的正是这一大堆麻烦。

此刻，他只有一个选择：当个好皇帝，解决这些麻烦。

都是些什么麻烦呢？

那一年，明朝北边鞑靼部、西边瓦剌部持续骚扰北部边境，从河北到山西，皆遭受荼毒无数，百姓死伤惨重，财产损失无数，大明帝国北部边防狼烟四起，尸横千里。

那一年，河南遭受特大洪灾，黄河泛滥，中原大地尽成汪洋，怀庆、宣武等地城墙坍塌一千一百八十八丈，漂流军卫有司衙门、坛、庙、居民房屋计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，淹死军民男妇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人，漂流马骡等畜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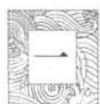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年，陕西地震，震级高达七级，房屋毁坏无数，仅长安一城，死者就有数千，连关中地区数座大山也崩塌。灾民流离失所。

那一年，国库几无余钱，内阁官员消极怠工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政府工作效率低下，对政事的处理极其迟钝。民间有戏言：大明内阁，是纸糊的。

还是那一年，厂卫残暴，特务乱窜，百姓人人自危，口不敢言。妖僧法师肆意横行，诳骗国家钱财。地方官员上行下效，贪墨害民，只知刮地三尺，不知为民解忧。土地兼并严重，无地农民日益增多，几酿民变。

那一年……总之，全是之前比喻中放大了一万倍的麻烦，实实在在压在十八岁的朱祐樘的脑袋上。

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麻烦也不是一天堆出来的，笔笔烂账，先要算到朱祐樘的爷爷——明英宗朱祁镇的头上来。



慵懶帝国的无为而治：

明朝天順年到成化年的政治景象

说起这位明英宗朱祁镇，真是好有一比：在北京高峰时段开车——生不完的气。

先说年号问题，明朝皇帝在位时间再长，年号也只有一个，唯独他特殊，在位总共不过二十二年，年号却有两个，前一个叫正统，后一个叫天顺。倒不是因为他非要搞特权，两个年号之间是由一大串可气的事串起来的。

先说正统朝，这么多的忠良干才他不信任，偏宠信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太监王振，一干阉党把国家祸害得乌烟瘴气。后来瓦剌犯边，不听忠臣良将的苦劝，偏听太监撺掇，非要御驾亲征，带着几十万人牛气哄哄出了长城。按说既然亲征，你就好好打啊，他不，走到半道一听前方战败，马上又后悔了，连敌人影儿都没见着就撤兵。撤兵啊，那就撤得快点儿啊，跑还没跑成，让人家围在土木堡包了饺子，稀里糊涂一场混战，几十万大军死伤过半，连本人都当了俘虏，丢人到如此，不是可气吗？

他被抓到蒙古高原上去啃羊肉了。烂账总要有人收拾，皇帝让人绑了，敌人打到家门口了，总不能学宋朝来个“衣冠南渡”吧，还好有他亲弟弟给他收拾，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，改年号为景泰，可气的正统朝总算结束了。景泰帝信用良臣于谦，成功组织北京保卫战打垮敌人，再运用外交压力，逼得瓦剌把英宗放回来当太上皇，总算不用学宋徽宗那样客

死他乡。折腾半天，祖宗江山差点儿丢了不说，皇位也折腾没了，这样的闹剧，不怪他自己吗？

虽是傻事、败事一箩筐，但傻人总算有傻福，虽说皇位没了，命还是保住了，回来舒舒服服过太上皇的日子倒也不错，可他不消停，几年后趁着弟弟病重搞了场“夺门之变”。夺回了皇位不说，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功臣于谦，并把当初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们来了个大清洗，掌握朝政大权的全是如徐有贞、石亨、曹吉祥这样的奸佞小人。虽然过了没几年，这几个人也被明英宗治罪，下狱的下狱（石亨），流放的流放（徐有贞），被杀的被杀（曹吉祥），可明朝的政治气象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。

皇位夺回来了，自然就要改年号。于是，明英宗改年号为天顺。从正统年到天顺年，打败仗、杀忠良、宠小人、乱国家，尽是他办的败事，每每读史到此，不知有多少人气得直哆嗦。

可正统朝的事毕竟年头远了，真正给后世攒下麻烦的是天顺朝。

“天顺”嘛，字面意思讲，自然有风调雨顺的意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天顺”时期的明朝，运气还真不坏，别的且不说，单说绑过明英宗票的瓦剌，那在土木堡创下击败明朝几十万大军、活捉明朝皇帝伟业的瓦剌首领也先，没死在大对头明朝手里，倒在内战中被一刀砍死。到了天顺朝时期，瓦剌又和邻居鞑靼打个不停，因此，虽然少了良将于谦，但终究天顺一朝的边境形势还算是太平无事。

边境无事，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错，老百姓嘛，要的不就是个太平日子？可天顺朝的事，却真个不太平。先是拥立英宗复位的三位大员——大学士徐有贞、武将石亨、太监曹吉祥，相互之间先干起仗来，拉帮结派，你争我抢，最后相继败亡。虽说没惹什么大祸，可从天顺初年到天顺五年，这帮人来回折腾，至于国家建设之类的正事，那是顾不上了。

按说官场斗争，小人得志，盛世也好，衰世也好，都算是寻常事。封建时代，只要有明君坐镇，因势利导，非但惹不出什么麻烦，搞好了也能有个国泰民安呢，至于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嘛……

朱祁镇这人，饶是办了这么多件傻事，可你要说他是昏君，还真有点儿冤枉他了。

就拿土木堡之变来说，御驾亲征被抓了俘虏，进了蒙古人的战俘营，按说够丢人了，可他不，当囚徒还当出水平来了。日子没多久，从蒙古人的看守到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许多蒙古将军，甚至到瓦剌首领也先的弟弟伯颜，全和他成了好朋友，一个个对他死心塌地。甚至那位伯颜将军，多次为了放不放他回国的问题竟然和亲哥哥也先吵得脸红脖子粗。到了他被接回京城，伯颜将军亲自相送，一直走了几十里才洒泪而别。这份凝聚力，哪像个昏君，分明是明君的气度嘛。

再说到个人私生活问题，朱祁镇和他的正宫钱皇后，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对有名的患难夫妻。他被抓到蒙古的时候，钱皇后哭坏了眼睛，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罗出来送到蒙古那边去赎他。为了说服朝臣迎回英宗，她以死相争，结果摔瘸了腿。到了朱祁镇被放回来后，两人被幽禁在南宫，生活困苦，更是靠钱皇后纺纱卖钱，贴补家用。钱皇后情深，朱祁镇也专情，重登皇位以后，对钱皇后依旧礼遇有加，夫妻恩爱一生，既能共患难又能共安乐，这份模范，能做到的又有几个？

气度不凡，人品也不差，智商问题呢？你不能不承认，办过这么多错事的朱祁镇，有时候聪明得让你难以置信。被囚禁瓦剌的时候，他身边的太监喜宁反了水，投奔到蒙古人门下当了汉奸，日日出坏主意，几次都差点儿置他于死地。可朱祁镇绝，骗瓦剌说自己给大明写亲笔信，要大明接受瓦剌的要求。条件只有一个：叫喜宁去送信。也先也没怀疑，就这么相信了，还派了一样当了俘虏的一个叫高磐的明朝士兵跟喜宁一块去。而在这之前，朱祁镇已经暗暗交代了高磐该怎么去做。并且，他让高磐把他写的一封亲笔信缝在裤子里。之后，高磐随着喜宁去了宣府谈条件。结果等明朝将士跟喜宁吃饭喝酒的时候，高磐突然一把抱住喜宁，说太上皇有旨。明朝将士立刻一拥而上，将喜宁和瓦剌使团的所有人都五花大绑，又押送到朱祁钰面前。朱祁钰一读朱祁镇让高磐带来的亲笔信，当场震怒，立刻就下令将喜宁凌迟处死。一封信就解决了问题，这份聪明，你能说他糊涂？

再就是后来夺皇位，一夜之间取代了自己的弟弟重坐了江山。还有天顺年间，徐有贞、石亨、曹吉祥三位权臣相继乱政，朱祁镇拉一个打

一个，不出几年就将他们一一收拾掉。这种人，说他是糊涂虫？那任谁都不信。

另外，他在位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好事，最著名的当属“优老之政”。规定全国七十岁以上的老人，政府每年发放粮食钱帛，九十岁以上的加倍供给。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，可免服官府差役。这大概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“国家福利政策”了。如此看，这位皇帝大人，还是很有人情味的。

可说到底，他真不是个好皇帝。聪明也好，专情也好，他独独欠缺一样大智慧——治国。

治国就像下棋，黑白交错，恩威并施，要的是统筹把握全局的能耐，是切中要点问题的大谋略。朱祁镇聪明不假，可那都是小聪明，善良也不假，可也都是小恩惠。真正可以让国家富强的智慧，他是最欠缺的。所谓黑猫、白猫，抓住耗子是好猫；昏君、贤君，治好了国家是明君，他身上的那些种种“美德”，放到评价皇帝身上，除了增加点儿“八卦”外，统统白搭。

兄弟争位，忠奸相斗，放在大明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长河里，都只能算是小事情。真正留给后世麻烦的却是三件事，三件被封建史官注意不多的事，甚至可以说，明朝最后亡就亡在这三个问题上。

第一个问题：土地兼并！

按说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挠头的问题，汉朝如此，唐朝如此，宋朝如此，到了明朝也是如此。开国之初，人少地多，统治者往往会拿出政策，鼓励生产，土地矛盾并不突出，可后来就难办了。经济发展了不假，但人口增加了，土地资源也就紧张了，再加上贫富分化，富了的人想更富，就得四处吞并别人的土地；穷了的人要救穷，只得杀鸡取卵去卖地。如此下去，大地主越来越多，无地的佃农也越来越多，富了的人越富，穷了的人越穷，等贫富差距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，就该是这个王朝玩儿完的时候了。

打个比方，一个封建王朝就好比一座房子，大地主和统治阶层相当于房顶，低收入阶层和无地农民相当于地板，而中等收入阶层，特别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，则是房子的墙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顶层越来越

越厚，地板越来越厚，唯独中间的墙壁越来越薄，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？

自然是塌了。

中国历代王朝，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，其实都是这么亡的。

要说封建王朝本身意识不到这个问题，这也不全对，历朝历代也总有些明君贤臣拿出各种政策，清丈土地，遏制兼并，有成功的，也有失败的。失败了的，国家提前完蛋；成功了的，就迎来了“中兴”。这些人，就好比是泥瓦匠，想方设法地把房子的墙壁修结实了，让它不至于垮塌。

明朝的土地兼并，大概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。到了仁宗、宣宗两朝，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富人阶层的增多，土地兼并问题也渐渐严重起来。但仁宗和宣宗都算是不错的泥瓦匠，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，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，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，也一改惩罚措施，转为妥善安置。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，并爱惜民力，多次减免农民赋税。因此，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，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，史称“仁宣盛世”。

可到了朱祁镇这辈就不一样了，如果说他的爷爷和爸爸一辈子都在糊墙，他在位先后二十二年，却只干了一个事——挖墙。虽然，这也许不是他本意。

挖墙的方式，叫圈地。

这也不是个新鲜词，所谓圈地，就是占老百姓的土地，客气的，还能给俩小钱，花买萝卜的钱买人参，不客气的，直接就犯抢。管你小民流离失所，肥油油的地全是我的。自古以来，骄兵悍将、豪强地主、达官显贵，全是干这种事的主角。

可在朱祁镇时期，干这个事的还多了一个角色：太监。

正统年间，王振是干这事的主力。这个大权独揽的大太监，整日里结党营私，排斥异己，尤其有一样爱好——圈占土地。别的地方不说，单单是他老家蔚州一地，属于他名下的土地就有数万顷。土木堡之战前，明英宗撤军，本来要从蔚州经过，可王振怕大军践踏自家土地，苦求英宗改道，这才使大军耽误了撤军日期，在土木堡被人家包围了。这下可好，他自家的财产保住了，却让明军死伤过半，自家的主子皇上当

了人家俘虏。

王振本人不说，单论他的徒子徒孙，还有和他勾结一气的朝廷大臣们，也整日有样学样，四处侵占百姓良田。到正统朝末年，民间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，还发生了叶宗留起义和邓茂七起义。虽最终被平定，却也敲响了警钟。

还好后来景泰帝即位，严查王振余党，发还土地给农民，问题总算缓和了一下。可夺门之变后，英宗复位，问题解决了吗？没有！反而是变本加厉了。

先是夺门之变以后，那些个拥立功臣你总要赏吧，朱祁镇大方：赏地。反正又不是他自己家的。

口子一开可不得了，单是那大将石亨，拿着皇帝的圣谕四处犯抢，他手下的三千多个军官，摇身一变全成了地主。至于宦官曹吉祥，也是样样跟着王振学，圈地、占地丝毫不差，这几个人虽后来都相继败亡，可土地兼并的口子一开，想刹住就没那么容易了，一个王振倒下去，千万个王振站起来。法令松弛，皇上不管，那些个爱财如命的达官显贵、皇亲国戚，还不是不抢白不抢？

这样一来，明朝两京十三省，豪强地主的良田无数，财产如滚雪球一样膨胀，大量无地农民别无生路，流离失所。单就京城地区，至天顺四年，无地农民的比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，天子眼皮底下尚且如此，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。

却让老百姓怎么活？

所以，终天顺一朝，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始终不断，镇压了又反，反了又镇压。天顺元年，陕西王斌起义，烧绝栈道，大闹汉中；天顺四年，贵州李天保起义；天顺五年，四川松潘起义；天顺七年，广西瑶民起义。从南到北，按下葫芦起来瓢，没个消停的时候。

按说这些起义规模都不大，但问题却只是冰山一角，天顺一朝，奸臣得志也好，贤良获胜也好，唯独土地兼并始终是不停的。朱祁镇是个善良人不假，可善良却用得不是地方，对勋贵重臣，他放纵得太多，也意识不到这个危害，如此，土地问题愈演愈烈。

大明帝国这座大厦上，自此已经隐隐地出现条条裂缝。

第二个问题：国土防御！

年轻时候的朱祁镇很有雄心壮志，梦想超越太爷爷永乐皇帝，开疆拓土，建立不世伟业，所以当初王振一撺掇，便牛气哄哄地亲征了，最后却以全军覆没、本人当俘虏的结局收场。

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。

虽然号称五十万之巨的军队死伤过半，但大明朝实力雄厚，只要有充足的时间，恢复不成问题，天顺朝在边防上最大的败笔，就是国土防御的内缩。

国土防御，这貌似是个很复杂的军事概念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家外面有强盗，得时刻提防着他们来抢你。要么带人出去打他们，要么修筑院墙，看家护院。朱祁镇的太爷爷永乐狠，成天带兵出去砍人；朱祁镇的爷爷洪熙，还有爸爸宣德，虽然不爱惹事，但把院墙修得很好，强盗打不进来。所以大明的疆土能维持住。

朱祁镇在天顺朝这八年都干了什么呢？

只一件事，拆墙。

所谓拆墙，就是步步退缩。永乐朝时，敌人被明朝追得到处跑；洪熙、宣德朝时，敌人虽然时常在院墙边上晃，却总也进不来；到了朱祁镇这一辈，打人家是没胆儿了，院墙也塌了，人家能时常进你的院子来溜达两圈，要是运气不好，还能往窗户里扔几块石头。

怨谁？还是怨他自己。

明朝的北部边防，一直都是天子守边，京城基本接近前线。但是从洪武到永乐，再到洪熙、宣德，担负边防任务的是长城以北大大小小的军镇卫所，所谓万里长城，不过是二道防线而已，明朝的边疆防御，因为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缓冲地带，因此还算稳固。

可是土木堡之败后，京城告急，边镇大大小小的边防部队尽撤到京城保卫。京城是保住了，可是许多原本作为缓冲地带的防区，却都被蒙古人乘机占为自己的地盘。景泰一朝，主持国家边防的是良将于谦，以积极防御的方针，尚能维持住整条防线，并步步推进，力图重新恢复防御，